



扬帆远行 陈顺源

还手与否,是个问题

丁兆梅

青春突围

刚将《命悬一线,我不放手》的读后感挂到朋友圈,就有同事找了说要借一本走,拿回去给临近青春期的儿子好好读。那娃娃我熟悉,小名冲冲,爱读书,也爱锻炼肌肉,还爱打抱不平。给他这本书,事出有因。

前天,几个娃娃在暑期班画画,前排男孩当当和时时起了争执。冲冲觉得他们过于吵闹,友情提醒当当轻点儿声。当当听罢先推时时一把,又回头对着冲冲肩膀来了一拳。冲冲不服,直接还手。当当用力揪住冲冲衣领,冲冲奋起还击,扭打中冲冲占了体力优势,把当当按在地上摩擦……此事以孩子们相互赔礼道歉而得以了结。

冲冲虽然挨了批评,但不以为意。对于还手与否,一家四口,主张各不同。姐姐有点后怕,要冲冲小心人家找机会报复。爸爸曾在部队历练多年,相信还击的力量。妈妈习惯于未雨绸缪,一是怕冲冲干不过,二是怕遇到亡命之徒吃大亏。冲冲本来还挺兴奋,静下心来跟家人们一起复盘后,才发现没那么简单。下次呢?下次遇事要怎么办?

姐姐太“面”,不还手,甘当受气包,过于违背人的天性,冲冲可做不到。至于爸爸的话,主张斗争是对的,但用拳头解决问题,隐患太多,绝非上策。冲冲独立思考能力强,早就吃透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底层逻辑——这世界是适者生存,而非强者生存。那么底线在哪里?斗争是否有策略?一家人由此继续讨论开去,末了观点渐趋统一:底线当然必须守,必要的策略也得有。

假如再出现画画课上这种情况,不妨虚张声势,先把当当说蒙了。有理性的情况下连珠炮般发问:“你凭什么欺负人?你除了打架还会做什么?你以为动手就能解决问题吗?”重点在嘴上得势,直接把对方引入一连串的问题。他一思考就中了套,情绪右脑指挥说直接干架,理性左脑拼命凝神要思考,两脑一冲突就容易宕机,人就会蒙住,一蒙,这架就不太打得起来,就方便控制事态,最终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。

虚张声势还有个好处,在体力实力相当时,能够吸引更多小伙伴见证事情

的发生和走向,可以得到舆论上的支持,还能减缓心里的恐惧和憋屈。但如果对方根本不讲理,那就三十六计走为上,赶紧离开现场去请求老师或家长等强者的支援。

但实际情况是,青春期的孩子在非必要的情况下,可能都不太乐意找老师,冲冲就明确表示他更想自己解决问题。如今的年轻群体对找老师这一做法不是很认同,《奇葩说》的模拟法庭中有过这类主题辩论,赛后,蔡康永也曾表达过自己的真实想法,说他很鄙视告诉老师。

那时那刻,箭在弦上,你让我怎么办?只能予以还击,在“战斗”中成长,冲冲选择了在战斗中成长。他冷静地说,成长确实是要人变得更加豁达包容,但这和自爱自保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。包容是对别人的无心之过不计较,但是对方如果总故意挑衅的话,那就不能软弱如豹子头林冲。之前当当已经在冒犯边缘疯狂试探过冲冲两次了,都说事不过三,这次逼急了,冲冲才直接打了回去。他要让当当知道:你休想以欺负我为乐,我可没看上去那么好惹。有时候不“打”不相识,有时候一“打”定乾坤,当当就是欺软怕硬型,估计以后不敢随便招惹冲冲了。

这些想法之前冲冲没告诉父母,是觉得他自己能处理好。他的底线是什么?是打得过就打,打不过就跑。冲冲一向佩服会称象的曹冲,他可不傻,把对方打得进医院是不聪明之举,但把自己搞得命悬一线则更加愚蠢。极端情况毕竟很少,文明社会中有很多比还手更好的办法,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应对。

一周后,同事来还书,说跟儿子好好聊过了,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以她对冲冲本性的充分了解,目前还是不要限制他还手的本能,遵守自然法则,保留他的武器和权利,这是冲冲学会人际交往的必经之路,也是家庭培养男子汉的不二法门。做家长的,当务之急就是立底线,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陪着孩子长智慧。这一点,好书比说教管用,实践反思比纸上谈兵有效,边走边看吧。

(本栏目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)

黄昏起飞的猫头鹰

汪益民

灯下漫笔

似乎有谁吹响了集结号,近几年来,如东的一批老年文学爱好者不约而同发飙:75岁的县诗词学会副会长出版诗集《石上清泉》,激起了本市诗坛的一片好评;88岁的老诗人吴盛裕第二本诗文集《乡野文丛》问世;79岁的作家陈有清又一本著作《俗语诗辑解》发行,被称为哲言与民歌的亲密牵手,填补了口语诗与旧体诗之间的断裂带;《如东大众哲语》献礼北京哲学大会,载誉凯旋,其作者平均年龄75岁;年逾古稀的顾光燧老师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,每天坚持盲写书稿,佳作不断,《读书联想》打印手稿在文坛悄然流传;87岁的许天祥的30万字如东文化研究手稿,正在开展评审;韩国文老生活跃在如东西部景风诗社,集体诗集《景风》即将与读者见面,让河口镇诗歌之乡的牌子实至名归……

如果不嫌冗长,诸如这样的名单和成绩单还能列举出一串,也引起笔者对这一特有的如东文化现象的好奇:无论是在孜孜以求的态度上看,还是从最终成果上看,如东文化的强大气场似乎在老年人那里得到了格外关照。

黑格尔曾说:“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傍晚时分才会起飞。”意谓白天的喧嚣归于平静,栖息在智慧女神身上的思想和理性,方才扇动翱翔的翅膀,追寻众鸟足迹,洞见白天发生的一切。这一批文化老人就是一群在黄昏中起飞的、智慧女神身边的猫头鹰吗?他们仰望头顶的星辰,听到了月光起舞、蛙鼓齐鸣、夜莺歌唱,他们将沉寂的日暮当成了哲思的清晨……

兴许有这么几个具体原因,让地平线上这批目光尖锐、思维敏感的老人呈现出来。这批老人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,路走多了,书读多了,积累了很多对于世界的看法和意见,他们比年轻人更多了提炼和沉淀的资本,借时光所赐,这些积淀和升华因丰盈而流溢,而成为珠玑和霞光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能对自己的认识进行评判,对自己的思想再行反思,有了认识的认识、思想的思想,让静观的生活成为可能。当一个人有了怀疑精神,他才能真正过上审美的或者哲学的生活。

或许真理是事物的无蔽状态,其本质是自由。退休的老人们,少了职场的许多

杂务,各种纷扰与应酬的羁绊被抛开了,远离了人生浮华,此时不仅事物对“我”是开放的,“万物皆备于我矣,反身而诚,乐莫大焉”,从前的被动意识变成了“我认为”,从前好比是坐在马车上前行,好多时光,那个“我”只是打着盹的乘客,被马或别的马夫带着信步由缰;现在突然醒悟,要试着自己做一回真正的马夫,驾驭着马车前行,作为认识主体的“我”,真正成为主人“存在”了起来。

在主体意识被唤醒后,他们的语言当然就有了自主性,一旦叙述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,就有了远离集体话语那种排场性、雕饰性的可能,有了屏蔽体制写作那种浮夸性的可能。语言作为人的存在之家,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无限温暖地拥抱远方游子。

我见到过许多手不释卷的老人。吴尧老人以90岁高龄每天笔耕不辍,在《如东日报》上连续发表诗歌评论与如东记忆的回忆录,满纸激情,文思泉涌,让人惊叹。几年前,他曾有些自得地向我透露,他每天晚上8点前就上床休息,每天凌晨4点即起来看书写作,为的是别人热闹时,他免除打扰,养精蓄锐;别人休息时,他在思考与笔耕。听闻此言,顿觉吴老真正触摸着时间,时间也在热烈地拥抱他。

可以这么说,这批老人们决绝地通过“我思”的存在,正在越来越熟练地驾驭着衰亡。我突然理解了,今年85岁的岔河作家郑文光为什么以重恙之身写就长篇小说《哀荡话》屡投《收获》《十月》等大型文学期刊而无果,但其志不改,笔耕不辍;王坚老人在90岁弥留之际,仍坚持出版又一本诗集。

在思想大解放、社会大发展的背景之下,文化是一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,它作为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最终上升为品格。在此过程中,文化既是漫长积累,也有着能动性,即可通过引领和唤醒,创建集体人格。对个人来说,活跃在扶海洲这片土地上的一个个文化老人,他们是“密涅瓦的猫头鹰在傍晚起飞”;对于整个社会来说,他们更是报晓的雄鸡,对社会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,推进着树立社会公平正义、重建社会精神价值的进程。我们乐见百花争放、百鸟高飞,也喜闻雄鸡一唱天下白。